

除了祭祀坑,三星堆还有啥?

文/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施雨岑 童 芳

6个“祭祀坑”的“重见天日”让三星堆“再惊天下”。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象牙微雕、丝绸……是谁把这么多“宝贝”埋在“祭祀坑”?三星堆的国王是谁?宫殿在哪儿?青铜器作坊在何处?……除了“祭祀坑”,三星堆还有啥?

古蜀王墓在哪儿?

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人像高达一米八,加上基座通高约两米六,被称为“东方巨人”。

在已发现的三星堆众多青铜雕像中,“青铜大立人”是毫无疑问的“领袖”。“他”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服饰共3层衣服,衣服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有专家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古蜀王形象,既是君王又是群巫之长“大祭司”。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在神话传说中,古蜀国有5个王朝,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因为三星堆出土文物有鱼、鸟的造型和纹饰,很多专家推测三星堆遗址就是鱼凫王朝的国都。

此次5号“祭祀坑”清理出包括黄金面具在内的多件金器、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等,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古蜀国王的墓葬在哪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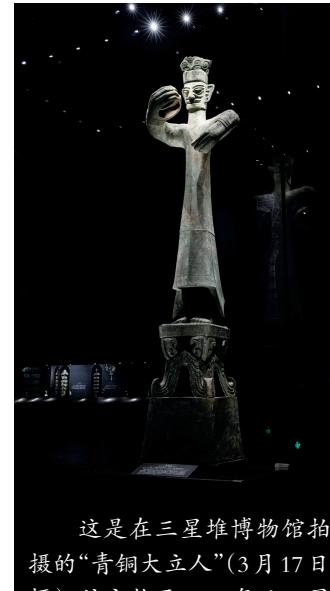
考古学家更相信实证材料。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任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也许在三星堆找得到王墓,也许找不到,可能古蜀国在宗庙、祭祀、王陵等方面和中原地区不太一样。”

“三星堆工厂”在哪儿?

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让人想见当年古蜀国祭祀场面有多么盛大,也可以看出古蜀国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在祭祀上。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专家们认为,古蜀国祭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同时也说明古蜀国物产丰饶,“不差钱”。

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既有青铜尊、青铜罍、巨青铜面具这样的“大家伙”,也有硬币大小的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象牙微雕等精致细微的“小宝物”。黄金、象牙、玉、铜、丝绸等珍贵材料应有尽有,“古蜀工



这是在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青铜大立人”(3月17日摄)。该文物于1986年从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

摄影/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匠”的这些杰出作品,令人惊叹,让人感慨。

“比如说5号坑出土的象牙器,尽管这些象牙器比较残破,表面还是能够看出非常精美的纹饰,比如云雷纹、像羽毛一样的纹饰等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这么多工艺高超的艺术品是在哪儿制作的?原材料从哪儿获得?是用模具制作还是纯手工打造?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手工业作坊区,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下一步工

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青铜器的作坊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一角刚刚揭开

“祭祀坑”让三星堆“名扬天下”,然而,对于三星堆这样的大遗址来说,神秘面纱刚刚揭开一角。

据了解,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保存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世界青铜文明中,三星堆无疑非常耀眼,但还有大量考古工作要做,宫殿区、王陵都应积极去探索。”

专家们认为,目前对于三星堆的了解还比较片面,只知道三星堆城址的一个分布情况、营建过程。通过这次对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又有了对祭祀活动的初步了解,其他方面还期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为公众“解密”。

“要尽量还原祭祀的对象、祭祀的人物,还原古蜀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研究员表示,对于过去及现在新发现的“祭祀坑”,还要继续深入探索。



这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局部(3月19日摄)。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 贺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史成果。

摄影/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文学速读

水滴的奇妙旅程

文/刘 妍

上水门,下水门。

下水门,上水门。

岁末,回到古城的金步欢,夜深人静时,总爱沿着此路线踱步。月色下,双腿有力有节奏地一前一后,石板路的另一个金步欢,紧随其后,形影不离。左手食指和中指,两指间夹着根万宝路,偶尔提手吸一口,大部分时间,万宝路都和手指在一起。赶在店铺拉闸前,喝碗鸭母捻,吃俩春卷,满足了胃,抚慰了心,这一天才算没白过。“走了,谢谢!”金步欢有礼貌地和东家打个招呼。“慢走”店家嘴角向上扬,微笑着目送。每年农历新年,金步欢拉着行李箱匆匆而归,一周后,匆匆而去。掐指一算年头,十个手指快数了三轮。

漫无目的地走,习惯性,或正在养成习惯的路上,金步欢才不去分辨。他需要边走边思考。无独有偶,和金步欢有相同兴趣的还有韩江里的一滴水,名叫水兄弟。

马不停蹄地从韩江上游奔腾而至此,水兄弟停住脚步,不愿继续向前。再迈步,只能到大海里待着。这里修建了水闸,还有上了岁数,辈分极高的湘子桥和古城墙。白天游人如织,穿红戴绿,晚上镭射灯光芒四射。白天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晚上一滴水也能映照月亮的柔情。

上水门,下水门。

下水门,上水门。

水兄弟不知疲倦快乐地欢腾着。城墙上的草,湘子桥桥墩上的草,都是水兄弟的朋友。路上偶遇,热情地问个好,道个后会有期。明媚的月色,毫不吝啬地将银子般的光衣撒向他们。披着银衣裳的兄弟姐妹愈发欢乐,跳着唱着。广寒宫的玉兔孤独地默默地看着眼皮底下的这一切。

这个夜晚,水兄弟遇见了金步欢。它一跃上他的发梢,视线开阔,无死角地傲视,高瞻远眺,淡淡的烟草味近了近了。水兄弟是聪明的,不再舟车劳顿,只需牢牢抓住发梢。不能说一劳永逸,至少接下来好几个时辰可以偷个懒,歇歇脚。心情大好,观庭前花开花落。

水兄弟东张西望,高处凉风习习。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浓烈的人间烟火气息。喊孙子早点睡的阿嫲,你侬我侬的情侣,手捧搪瓷碗买宵夜的阿爸,准备食材的店家,盘点货物的伙计,印钞机作业的声音……水兄弟暗自庆幸,当机立断,没选择通常的道路,和其他小伙伴一同奔向大海的怀抱。韩江水利工程分好几期。渐渐地,水里的鱼儿多了,江泳的,垂钓的人多了。若跟着家族走寻常路,确实安全无忧,可总觉得少了什么。危机四伏,惊吓无限,水兄弟独活后过的可不是一眼看到头的日子。这晚,水兄弟邂逅金步欢,跟着他的步伐,饶有兴致地沿着牌坊街、古城,走了很多平日里不曾去过的地方,看了许多未曾见过的人和物,闻到不少带着酸酸甜甜的气味。最让水兄弟苦恼的是,发端的脑壳主人金步欢,究竟想啥思啥?摸不着看不清思不明。金步欢走累了,翘起二郎腿,坐在石板凳上,打开保温杯,呷口单丛,闻一闻鸭屎香。名字俗,一缕香气却沁人心脾。名字不雅,却人人趋之若鹜,爱不释手。凤凰山上,就那么几棵树,一棵树就那么几斤,叶子稀罕珍贵得很。金步欢在往保温杯放多少片茶叶这个问题上,不光用脑用心用眼,还用拇指和中指称过,分毫不差,比电子秤还精准。

跟随着金步欢登上古城制高点。亭台楼榭,不息的江水,移动的车辆和人尽收眼底。向左望,是韩江水利枢纽的水闸;向右是兄弟姐妹休憩的大海。湘子桥横卧江面,笔架山在身后安静地注视着江对岸的繁华。眼前的古城没有千里之外四九城的豪横,却五腹六脏俱全。八纵八横,错落有致的古厝,驸马府、大夫第、七俊坊、侍御坊,还有开元寺、延绵红棉、金山古松、龙湫宝塔、西湖渔筏,孩提时没少在这里追逐嬉戏。太昌路上的小人书店老伯还在。30多年前,有个戴眼镜小孩,放学后,总爱在老伯的书摊上流连。小人书翻个遍,就是不买。华灯初上,依依不舍地离去。一角钱借阅两本书。第二天放学时归还。风雨无阻,日复一日。30年后,四眼娃不戴眼镜了。双眼被“全飞秒”拉了一下,彻底脱离戴眼镜的烦恼。旧烦恼走了,新烦恼又上心头。最近视力有下降的苗头。前年牌坊上的小字远远地,看得清清楚楚,今年好像有些吃力了。想着想着,金步欢起身,走下城墙,朝自家古厝方向走。水兄弟见势,迅速地从发梢跳下,沿着下水道回到韩江。晚上的所见所闻,新鲜刺激,水兄弟立誓,明日要将今晚的真切感受向湘子桥上的草兄弟分享。草兄弟在桥墩上呆了许久。久到没人能说清楚。他的爷爷的爷爷被一只鸟口衔,飞至此。从此扎根在桥墩上,目睹日月星辰,人间沧桑,变与不变。

水兄弟还是那滴水,永远只属于韩江。